

雄才大略襟怀坦荡 ——怀念敬爱的陈毅同志

陈丕显

敬爱的陈毅同志离开我们快20年了。他对革命事业的卓越贡献，为全国人民所铭记，遐邇闻名。他的风采英姿、音容笑貌，多年来历历在目；他许多深刻而又诙谐的讲话，我一直萦绕在我的耳际。从1935年春到1954年秋，我一直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其中有许多时间做他的助手，使我受益匪浅。他既是我的老领导，又是我的好老师。在纪念陈毅同志九十一诞辰之际，回顾在他身边经历过的那些历史性的事件，他的高大形象时时的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一）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之后，一直遭到国民党军队“围剿”的中央苏区，最后完全丧失了。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中央苏区司令员兼政委项英同志和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同志，于1935年突出重围到达赣南边区。当时，我任共青团赣南省委书记。赣南省党政机关和省军区在蔡文司司令员率领下，也突围到赣南边区，与项英、陈毅同志会合。从此，我和项英、陈毅等同志在一起，坚持了三年之久的游击战争。我们常带一个名额，同受风吹雨打，他垫饥挨冻之苦，同历生死之严峻考验。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俩经常给我们分析形势，指明前途，激励斗志。

陈毅同志说：“红军的干部战士都应该是革命的英雄。胜利的时候要当英雄，困难的时候要当英雄。”他说：“目前南方的游击战争，到了最艰难的时候，打死、饿死、病死、随时都有可能。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少数人动摇叛变并不奇怪。真正革命的同志要坚定信心。能坚持到底的，是将来革命的骨干。留下一点星火，定能燃遍万里江山。”

陈毅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那是1937年5月1日，我受党到白军做兵运工作的陈宏，被捕之后就被叛变了。他供出了我军设在江西大余县城的秘密联络站和项英、陈毅以及赣南边区的驻地梅岭高坑；并同国民党军密谋设下了圈套，于5月2日晨返回梅岭，谎称中央派人来了，要找项英、陈毅谈话。陈毅等同志下山，前往大余县城接洽，项英、杨尚奎同志和我留在梅岭等候消息。陈毅等同志进城后，发现有诈，速返梅岭，隐蔽在半山腰的石洞里。陈宏在大余县城久等，不见项英、陈毅前来，就领着国民党军包围了梅岭。陈毅同志密令的哨兵发现情况，鸣枪报警，项英、杨尚奎同志和我闻声冲出棚子，隐蔽在茅草丛中。当天午夜，陈毅同志与我们会合后，立即撤离。国民党军400余人营在山里搜索了5天，没有找到我们，只好撤回。在“梅岭事件”中，陈毅同志“虑不待时，得持三首留衣底”，这就是那首壮士山河的《梅岭三章》“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真是气壮山河，气势磅礴，可以说是共产党人的《正气歌》，它唱出了陈毅同志在我们被围、九死一生之际那种坚贞不屈的革命情操，唱出了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抗日战争爆发后，项英、陈毅同志审时度势，于1937年8月以中央苏区总参战和赣南边区红军游击队的名义，发表抗日宣言，呼吁国民党江西地方当局立即停止敌对活动，团结合作，共同抗日；江西国民党当局作出了积极响应。可是少数顽固派坚持反共的国民党分子借机大造谣言，说什么“共匪要求投诚”，红军游击队应下山“招新”，“归顺”国民党等等。针对这些情况，项英同志商量后，陈毅同志给国民党当局等县长的复信写了一封亲笔信。其中一段是：

“……夫我以友党友军视我，则立场既乖，前嫌未释，剿匪之罪难免也。又焉能表示归日联合之真诚。敬不敢不敬，出生入死为革命奋斗二十二年，不为帝国主义凶焰稍屈，又焉能脱政治节制以图个人私利乎？夫无元元共产党求变之策如某某等，其自新之日，即脱离党之日，界线显然，岂可同日。且此辈毫无气节，复又贪生怕死，他日一旦凶敌深入，摇身变为奸奸，自取中事。敬求知善与人同志，亦愿此辈当洗心革面，努力抗日。但为抗日阵线巩固计，对此辈亦应有所戒惧也。”

陈毅同志慷慨如仇，在信中以犀利的笔锋，痛斥了“自新降投诚”的谬论，鞭打了那些“无气节党类求变”的策士，大义凛然，昭昭日月。

（二）

抗战初期，陈毅同志积极参与组建新四军。1939年11月，他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委员、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江西指挥部（后改称苏北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1940年7月，他从苏北给我发来报称：“望速带东南局干部数员，在江都附近休战会合……”收到电报后，我们就从苏南太湖地区赶到苏北指挥部与陈毅同志会合。他使我们分析了苏北的形势和苏北斗争说：日军居第二位，国民党顽固派、江苏省政府与陈毅同志战时副总司令李德胜（以下简称“韩”）拥有7万兵力，居第二位；鲁豫皖边游击总指挥李明扬、李长江（以下简称“李”）及苏皖边总团团长陈泰运的地方实力派，居第三位；新四军只有6700人，是名副其实的第四。他说：“韩”历来反共，“不打电子兵，专攻老百姓”，专向我军寻衅磨擦，成为苏北抗战的主要障碍，“李”和陈泰运就制于“韩”，矛盾很深，想借助我军声威，抵制“韩”的胁迫和兼并，但据理难胜。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陈毅同志确定我军斗争策略是：“由敌、联李、孤韩”，即“老四”同“老三”联合起来，在反摩擦斗争中教训老二，最后消灭老六。

为了“联李”，陈毅同志三进泰州做“李”的工作，表达我军团结抗战的诚意，并派与“李”交往有素的朱克清等同志去接洽。1940年5月7日，陈毅同志粉碎敌“扫荡”，移住郭村大营。 “李”在“陈”的 tact 下，说出了他的地盘，对郭村大营说：我军英勇善战，开其3个团，迫使“李”全线撤退。陈毅同志到郭村慰问郭氏说：战役与战略上的胜利，不等于战术上的胜利，击败联李孤韩的方针不变，为了不把“李”打到“韩”

一边去，我军不但不能乘胜追击，还要与“李”重修旧好。为此，陈毅同志决定释放俘虏，归还武器，将郭村等地全部让出交还“李”，但要要求他们团结抗日，助我东进。“李”见我军如此宽宏大度，愿与我通力合作。后我军假道“李”防区，攻占苏北重镇黄桥时，“李”如约让路，并朝东开枪，我军作伴夺路而过。我军攻克黄桥后，为了加强对以黄桥为中心苏北根据地党的领导，经上级批准，1940年9月中共苏北区委在黄桥成立。由陈毅同志兼任书记，我任区委副书记，协助他抓地方工作。他对我说：为了最大限度地“孤韩”，要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首先争取的对象是朱履唐和韩国钧这两位苏北著名的开明士绅。

朱履唐老先生早年当过旅长，年近解甲归田，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深为不满。陈毅同志对我们说：“此人爱国，是旧军人中不可多得之有识之士，应主动上门求教。”那天，他拜访朱老先生时，我和管文蔚同志也随同前往。他和朱老先生一见如故。在融洽的气氛中，陈毅同志慷慨陈词，详细阐述了苏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的政策，并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投降的面目；陈宏先听了深受感动，义愤填膺，痛斥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的可行行为，表示愿为义勇国捐躯。我们坐在陈毅同志身边，听着，琢磨着。这是我首次接触他和一位有影响的民主人士谈话，是一次难得的学做统战工作的机会。后来朱老先生为抗日救国做了大量工作。

韩国钧，字紫石，早年当过江苏省省长，年高德劭。陈毅同志向他阐述苏北抗日的方略时，知道他著有《张氏诚信》，便从张士诚抗元谈起，诚恳地说：“紫老爱国爱民，德高望重，万人仰赖。如若为拯救我中华而奋起，其功勋又岂非日张士诚可比。”紫老听了陈毅将军出自肺腑的谈话，爱国雄心勃然而起，敬佩陈毅将军气度不凡，胸怀抱负，坚持抗战，写了一副对联送给陈毅将军：“注达大德有甲，立道直方胆包天”。陈毅将军立即写对联赠紫老：“仗义执言，古之直方；乡居问政，华夏有人。”陈毅将军请韩国钧参加苏北各界代表大会，并希望他通过调解和议，争取“韩”团结抗日。他即与韩德勤联系，“韩”不但拒绝参加会议，还提出新四军退出黄桥方可议和。出乎“李”的意料，我方概然表示，让出黄桥，让给“李”和陈泰运，朱老等各界人士得到了一块“地盘”，一面与陈泰运等联系，陈泰运接洽了李长江为新四军划大局为重，值得相信。可是，“韩”却背信弃义，节外生枝，倾其主力15000人向黄桥我军发动进攻。紫老进一步请“韩”反共投降的真心面目，大骂“贼子无信，天必殒之”。陈毅同志一面派朱克清同志以“李”为“李”的总指挥做工作，以稳住“李”，一面与陈泰运等同志商定以四分之一的兵力作为突击力量，先打“韩”；陈泰运主力李守第89军和俞达独立旅26旅，吃惊响亮；同时以四分之一的兵力守卫黄桥。陈毅同志坐镇芦花庄掌握全局，乘陪同在黄桥负责放哨指挥，我和管文蔚同志负责地方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支援前线。

“黄桥战役”的胜利，对开辟苏北、发展华中抗战局面具有决定意义。这时陈毅同志已开苏北各界人士团结在一起的周围，把一切军事力量争取到这一边。因此，“黄桥战役”打响后，出现了我军与“韩”两方作战、多方观望的奇特局面，显示了统一战线战略的威力。由于陈毅指挥有方，飞机、飞艇、炮火各路大军勇猛善战，黄桥地区3000多地方武装人民兵积极配合，广大人民群众奋勇支前，结果我军以7000精锐，歼敌11000余人，创造了战史上以少胜多的范例。“韩”残部向兴化方向狼狈逃窜，顽89军李守维渡河逃窜，死无下落。我军迅速乘胜北上进入海安时，紫老和李明扬向我求和，陈毅将军予以欢迎仪式。后来“韩”通过紫老和李明扬向我求和，陈毅同志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决定停战向西向北追击。事后，陈毅同志对我说：“阿二，前几天我在严律庄与韩泰运的晚上三睡三醒四个小时，有八夜连眼睛都未合过。说老实话，这场玩艺儿，多总有点‘冒傻’，当然不是陈毅同志骂他！我说：‘黄桥战役后，‘韩’像鱼儿，我已升居第二位。今后领导苏北人民抗战胜利帝国主义的重任就非我莫属了。”陈毅同志在“黄桥战役”中巧妙地把军事仗与政治仗结合起来，使我学到了在书本上难以学到的许多东西。陈毅同志执行党的统战政策所取得的出色成绩，当时受到毛主席的赞扬。他出任外交部部长后，运用这些经验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广交朋友，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争取国际同情与支持，发挥了重大作用。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毅同志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华东军区司令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等职；我任苏南区党委书记兼南通苏南区政委。

1952年2月22日，我收到华东局第二书记谭震林同志的电报，要我马上海工作。当时我的情况，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又回到陈毅同志身边工作，可以得到更多的教益；忧的是到上海大城市工作，怕当不好陈毅同志的助手。我把苏南区党委的工作稍事安排后，就从无锡乘火车到上海向陈部长报到。这时，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董必武偕同陈部长，受陈部长之托，到上海接见我们。他一见我们就对我说：“阿二，想不到吧，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我说：“军长（这是许多老同志对他的习惯称呼），上海我哪搞得了！”他说：“苏南搞不了，上海搞不了。”3月4日，华东局接到毛主席的电报批示：“陈毅同志提

议：上海市委工作，由陈丕显同志负实际责任。”从此，我又在他身边做他的助手。

陈毅同志亲自指挥解放上海，亲自领导接管上海，亲自带领上海人民恢复生产、安排生活，开展反封锁、反餐券的斗争，江南一带到处传颂他的动人业绩，我在苏南时，早有耳闻。我到上海后，又耳闻目睹他在领导五反（反对资产阶级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销经济情报）运动中，对资产阶级斗争又团结，在斗争中求团结的高超领导艺术。

上海的五反一开始就落在京、津和其他城市后面，受到中央批评后，又通过七开斗争，搞得资本家本人自危。这与陈毅同志思想右倾，领导不力，有直接关系。后五反停停，中央派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同志到上海指导五反工作。因此，上海五反运动的重要决策都是由陈毅同志和薄一波同志商量，经上海市党委会讨论后作出的，并且报经党中央和毛主席批准。

五反运动经过充分准备，重新开始。如何做好动员报告，是至关重要的一环。陈毅市长在全市人民面前，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3月25日，上海举行了规模空前的五反动员大会。会场设在天蟾舞台（今劳动剧场），广播电台全市转播了大会实况，各商店、临街的住宅收音机置于窗口收听。陈毅市长作动员报告时，会场内肃静无声，外马路上过往的人行人都驻足倾听。

陈市长在报告中讲了五反运动的重大意义后，强调说：“上海的五反运动，是全国五反运动的成败关键，上海人民应当首先担负起打退上海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光荣任务……就陈毅市长来说，如果他真是爱国的分子，遵守纪律的分子，如果他确实是犯了法而确系愿意改过的分子，就应该按律自反并踊跃参加，这也是可以预料的，这一点我们让上海资产阶级自己反。”接着，陈市长全面阐述了五反的政策。他指出：在上海163400户工商业（11万户摊贩在外）中，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和半守法违法户约占95%以上。“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估计不会超过工商业总户数的5%，其中罪大恶极不足以自愧的当然就极少少数，可是罪大恶极的却相当多，真诚悔过并积极检举他人而立功者，仍可酌情减轻。所有不守法的道路，都可以任白与白与抗拒，宽大与严惩之间选择自己的道路。”薄一波同志对陈毅同志的动员报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像会讲话，看重了要防止违法现象，全面交待了政策。这次会一开，上海资本家稳住了。”

接着，陈毅同志在市委研究五反部署的会上提出：“上海五反的困难，不容易掌握，要由‘主力’解决‘重点’，‘民力’解决其他。而这‘主力’这个‘海’才能搞清，不敢搞清。”为解决“重点”，经市委研究并征得中央批准，先对4户私营工商业进行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全市有代表性的303户上层资本家在华联书店集中学习。由陈毅同志亲自领导，由潘汉年、许涤新等同志具体负责，组织303户互助互评，交代“五毒”不行为。与此同时，由303户所有的企业职工进行“背骨节”揭发，揭发材料交给当事人掌握。303户初以政府不知道他们的不法行为，企图蒙混过关，不认真交代问题。陈毅市长亲自召集303户开会，表扬白与白与交代的，严厉批评不愿坦白交代的，分化“或守同盟”，形成反水一战。这样，一批人的防线很快被突破。后来，有的资本家误以五反反政敌向他们“要钞票”，竟加大违法活动。陈毅市长指示，那些不法违法分子，在计算时按政策规定予以剔除，资本家听了心悦诚服。陈毅同志对我说：“琴弦要拉紧才能发音，但拉得太过紧会断。”

解决“重点”，为面上的五反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市委在面上派出1000多个工作队到私营企业、依业工人店、分期分批开展五反，运动进展比较顺利，仅仅用了不到个月的时间，全市五反善果终告，宣告结束。党中央的评价是：“上海五反，反而不如时间虽迟于京津，但后来居上。”

当五反本告一段落，陈毅同志从沪回华东军区处理公务。这时303户中的代表人物要到北京出席全国工商联筹备会议。他们出发前，考虑到退赔今后经营问题，情绪有些低沉。火车经过南京时，陈毅市长特地留他们在南京住一晚，并设宴欢迎他们，鼓励他们不要有消极情绪，工商界有什么困难，人民政府不会不照顾解决，到北京开会要当好上海工商界的代表。陈市长的话，诚挚坦率亲切，使他们感到亲切，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增加了信心，心情愉快地到北京去开会了。

陈毅同志很关心上海的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很重视知识分子的工作，与知识分子建立良好关系。上海各界知识分子，也对陈毅市长怀有深厚的感情。一位大学教授说，陈毅市长襟怀坦白，热情豪放，我们文教界喜欢听他的报告。他讲起话来，报告中带点自我批评，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他讲起话来，出口成章，妙语连珠，古今中外无所不谈，广征博引又富有哲理性，都是围绕一个中心。他的话，妙趣横生，一语中的，说到知识分子的心坎里。有的作家说，陈毅市长长的报告，可说是思想上一种美的享受。

周总理说过，在文化教育科学等方面，上海人才荟萃，是“半壁江山”。从市委的日常工作中，我也深深地感到陈毅同志认真执行周总理的指示，对知识分子非常尊重和爱护。他积极组织广大知识分子参加政治斗争的实践，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重视发挥他们的作用。他对电视和戏剧十分关注，比如有什么新片子，或者影片发生争议，只要他知道，都设法挤出时间去看。他有什么意见，也坦率地提出，和艺术界共同研究。有一次，陈毅同志同周总理一起到演员白杨同志家里作客，便和白杨、张瑞

芳、秦怡、黄英等同志谈起电影问题。他说：“你们电影中扮演的领导干部，一出场把手背在身后，讲话装腔作势，只会板起面孔来，一整人家思想，我看了就生气。他自己就没有思想问题？没有感情？也不通人情？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像这样这样了不得？打起来谁来掩护你们？不打你冷枪才怪哩！”接着，他鼓励文艺工作者深入人民生活，调查研究，塑造有血有肉的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他反对在文艺作品里塑造个人主义。

陈毅同志不仅亲自做知识分子工作，还要求各级党组织重视这方面的任务。他多次对我们说，中国革命的武装，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三部分组成。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增加了军队的知识和政治上的敏感性，没有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军队是愚蠢的，革命是不能成功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同样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教育我们：“要改造知识分子的领导，不要以外行充内行，干涉科学研究工作。要尊重原有的科学家、艺术家。”他强调说：“知识分子从事精神生产，很难以物质价值来计算和比较，所以他们的生活待遇要有适当安排。”对此，他身体力行，给我们出了榜样。1954年解第9天，他参加了文化界座谈会，同162位著名的学者、教授、作家、艺术家和中小学校的教师，作了一次热情、坦率、幽默、风趣的谈话，使与会者受到启迪与鼓舞。他言简意赅了著名化学家任鸿隽、生物学家谈家桢、著名诗人和书法家沈尹默等。沈与我有常交往，曾对我说：“上海刚解放，陈毅市长就来看我，进城后他问我的知识份子，第一个是我。”当陈毅得知我知晓知名人士张元济学识渊博，就约请探望，亲切交谈。由于陈市长热情关怀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就把陈毅市长看作知音。

陈毅同志在党内斗争中表现出的刚直不阿的磊落胸怀，也很值得加以介绍。1954年2月，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揭露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活动，开展了对高岗反党联盟的斗争。四中全会后，谭震林同志向华东局机关和上海市委的干部作了关于高岗反党联盟的传达报告。4月，华东局召开扩大会议，陈毅同志作了详细的传达报告。由于饶漱石长期在华东工作，所以我们对他的同志对这场斗争更为关注。在这场斗争中，陈毅同志无论在党内的发言，还是在我们的个别交谈中，都充分表现了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品德；尤其是在对待饶漱石排挤、打击他的问题上，更显示出他的光明磊落。

记得在1943年底，陈毅同志突然离开了新四军军部到延安去。那时我在苏南区党委工作，听到一些议论，心中非常不安。饶漱石曾分别把一师和苏中区党委及各地区、专署的负责人请到淮南黄花岗新四军军部做做“解释工作”，他对我说：“军长为什么走，我们不知道，他反对我们，结果很多同志反对他。本来一文一武，应该合作得很好，我很愿意，他却不肯。”又说：“我们军部，不是国军，只管战略问题，军长不在不要紧。”到底是怎么样问题，当时搞不清楚。陈毅同志离开黄花岗难时，冷冷清清。他的爱人张茜和两个小孩离开军部后到后医院去了。我特地去看望，并代表苏中区委党委送给张茜母子数百元法币，解决当时困难。

陈毅同志从未向过我提起他离开黄花岗的事，我也不便问及。直到1954年听了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传达，才知道“黄花岗事件”的真相。原来，“陈泰运”死后，陈毅同志于解放大军代军，饶漱石曾分别向中局代书记、代军政治委员。饶于被新四军工作，工作很吃力，陈毅同志热情相助。后来饶对情况日渐熟悉，就做起叛来，处理问题主观臆断，权力欲膨胀之增长。陈毅同志批评帮助他，他就恨在心，散布谣言，挑拨离间。1942年陈毅同志离开后，他暗中活动，整理陈毅同志的材料。1943年10月26日，在华中局常委整风学习会上，陈毅同志慷慨地作了自我批评，他特地搬出了所谓陈毅同志“十大错误”的材料，进行自我攻击。陈毅同志遂予以驳斥，并警告饶漱石：“你这次向我提发是你权力欲、名利欲、追求权力的大爆发。常常言，小肚大，小隙沉舟，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落水之日。”饶恼于向中局、军部的名义，发电中央，控告陈毅同志。中央鉴于当时正值筹备召开党的七大，来电请陈毅同志到延安参加七大筹备委员会的工作。

1944年2月，陈毅同志到延安到七大筹备委员会的工作。中央召开一次会议，谈一谈四野军的问题。毛主席说，有人告你的状，这个电报如果果要看，我就给你看，但最好你不要看。陈毅同志说，那我就不看。过了三个多月，毛主席找陈毅同志去，说黄花岗事件应该有一个结束，并说他已经打了一个电报给华中局，大意是：陈毅的争论中提到的所谓陈毅的争论，不属于战略性质，且问题已经解决，不应再提。陈毅同志在战时期间，抗战时期是有功的。如有同志不同意，应进行解释。饶漱石接到电报后，未按中央精神向干部做解释工作，却给中央回电，声称他与陈毅同志的争论虽不属战略性质，也是有原则性的争论。公然把中央电报的精神顶了回去。在这种情况下，陈毅同志听毛主席的话，以政治家的广阔胸怀，没有再向中央提出意见。直到后来饶的野心日益膨胀，反党阴谋在十年后终被揭发。1954年6月，毛主席同陈毅同志谈话时，引用了陈毅同志的两句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在贯彻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的过程中，陈毅同志从不自以为自己一贯正确，而是多自自己的缺点和弱点。在谈到“黄花岗事件”时，他不能不因为饶漱石，就把我自己有过时过分评价批评同志等缺点掩盖起来。这个春天，他从北京返回南京时，饶漱石来，偶然碰面，写下了《感事忆怀》的诗词。词中高谈阔论的竟说党给他，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众目睽睽难遁形。”他还写了自我批评的警句：“历史岂容多少事，造成由谁造成者。”

在纪念陈毅同志九十一诞辰之际，我深深感到，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陈毅同志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传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增强全国人民的团结。我们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筑起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钢铁长城，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上海新美阀门厂

SG型系列 节能管道泵

规格	型号	流量 (m³/h)	扬程 (m)	功率 (kW)	重量 (kg)
15-15	15-15	15	15	0.37	15
20-15	20-15	20	15	0.55	20
25-15	25-15	25	15	0.75	25
32-15	32-15	32	15	1.1	32
40-15	40-15	40	15	1.5	40
50-15	50-15	50	15	2.2	50
63-15	63-15	63	15	3.0	63
80-15	80-15	80	15	4.0	80
100-15	100-15	100	15	5.5	100
125-15	125-15	125	15	7.5	125
160-15	160-15	160	15	11.0	160
200-15	200-15	200	15	15.0	200
250-15	250-15	250	15	22.0	250
315-15	315-15	315	15	30.0	315
400-15	400-15	400	15	40.0	400
500-15	500-15	500	15	55.0	500
630-15	630-15	630	15	75.0	630
800-15	800-15	800	15	110.0	800
1000-15	1000-15	1000	15	160.0	1000
1250-15	1250-15	1250	15	220.0	1250
1600-15	1600-15	1600	15	300.0	1600
2000-15	2000-15	2000	15	400.0	2000
2500-15	2500-15	2500	15	550.0	2500
3150-15	3150-15	3150	15	750.0	3150
4000-15	4000-15	4000	15	1100.0	4000
5000-15	5000-15	5000	15	1500.0	5000
6300-15	6300-15	6300	15	2200.0	6300
8000-15	8000-15	8000	15	3000.0	8000
10000-15	10000-15	10000	15	4000.0	10000
12500-15	12500-15	12500	15	5500.0	12500
16000-15	16000-15	16000	15	7500.0	16000
20000-15	20000-15	20000	15	11000.0	20000
25000-15	25000-15	25000	15	15000.0	25000
31500-15	31500-15	31500	15	22000.0	31500
40000-15	40000-15	40000	15	30000.0	40000
50000-15	50000-15	50000	15	40000.0	50000
63000-15	63000-15	63000	15	55000.0	63000
80000-15	80000-15	80000	15	75000.0	80000
100000-15	100000-15	100000	15	110000.0	100000
125000-15	125000-15	125000	15	150000.0	125000
160000-15	160000-15	160000	15	220000.0	160000
200000-15	200000-15	200000	15	300000.0	200000
250000-15	250000-15	250000	15	400000.0	250000
315000-15	315000-15	315000	15	550000.0	315000
400000-15	400000-15	400000	15	750000.0	400000
500000-15	500000-15	500000	15	1100000.0	500000
630000-15	630000-15	630000	15	1500000.0	630000
800000-15	800000-15	800000	15	2200000.0	800000
1000000-15	1000000-15	1000000	15	3000000.0	1000000
1250000-15	1250000-15	1250000	15	4000000.0	1250000
1600000-15	1600000-15	1600000	15	5500000.0	1600000
2000000-15	2000000-15	2000000	15	7500000.0	2000000
2500000-15	2500000-15	2500000	15	11000000.0	2500000
3150000-15	3150000-15	3150000	15	15000000.0	3150000
4000000-15	4000000-15	4000000	15	22000000.0	4000000
5000000-15	5000000-15	5000000	15	30000000.0	5000000
6300000-15	6300000-15	6300000	15	40000000.0	6300000
8000000-15	8000000-15	8000000	15	55000000.0	8000000
10000000-15	10000000-15	10000000	15	75000000.0	10000000
12500000-15	12500000-15	12500000	15	110000000.0	12500000
16000000-15	16000000-15	16000000	15	150000000.0	16000000
20000000-15	20000000-15	20000000	15	220000000.0	20000000
25000000-15	25000000-15	25000000	15	300000000.0	25000000
31500000-15	31500000-15	31500000	15	400000000.0	31500000
40000000-15	40000000-15	40000000	15	550000000.0	40000000
50000000-15	50000000-15	50000000	15	750000000.0	50000000
63000000-15	63000000-15	63000000	15		

本社址：北京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报挂号：3838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中继线5092121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5 定价每月6元 今日8版 零售每份2角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003号 昨日本报（北京）开印时间：3时30分 印完时间：7时30分